

天府之國之旅杜甫草堂篇

作者：夢晨

繼二〇〇八年九月獨自一人首都北京遊之後，一年後的九月，我又一個人開啟了為期一周的天府之國之旅，在蓉城受到成都友人 Elaine 的熱情款待。

二〇〇九年九月二十四日中午，我來到了唐代“詩聖”杜甫流寓成都時的住所“杜甫草堂”，此處被譽為中國文學史上的聖地，它是由大雅堂、詩史堂、柴門、工部祠、少陵草堂和碑亭等組成。千里迢迢來到錦官城，不去參拜草堂會成為憾事的。

杜甫（712 年-770 年），漢族，字子美，號少陵野老，世稱杜少陵，杜工部，河南鞏縣（今鄭州鞏義）人，原籍湖北襄陽，現實主義詩人。他生活在唐朝由盛到衰的轉折時期，其詩以古體、律詩見長，風格多樣，而以沉鬱為主，顯示了唐代由盛轉衰的歷史過程，被稱為“詩史”，詩作流傳至今約 1,400 多首。

杜甫草堂位於成都市西門外的浣花溪畔（青羊區青華路 38 號）。杜甫先後在此居住近四年，創作詩歌 240 餘首。唐末詩人韋莊尋得草堂遺址，重結茅屋，使之得以保存，宋元明清歷代都有修葺擴建，完整保留著清代嘉慶重建時的格局，是獨特的“混合式”中國古典園林。

對於杜甫草堂，被魯迅譽為“中國最為傑出的抒情詩人”、《杜甫傳》作者馮至先生這樣說：“人們提到杜甫，盡可以忽略他的生地和死地，卻總忘不了成都草堂。”在踏進杜甫草堂的這一刻，不禁使我想到中學語文課本中杜甫的一首詩《江畔獨步尋花》。我應景地在心裡默誦著這首詩：“黃四娘家花滿蹊，千朵萬朵壓枝低。留連戲蝶時時舞，自在嬌鶯恰恰啼。”黃四娘是杜甫的鄰居，一個普通的農村婦女，因為熱愛生活愛花的心境跟杜甫相通，而被寫入千古名詩的第一句，顯示了杜甫與鄰居和睦相處的友好關係，表現了杜甫嚮往農家田園生活的一種美好願望，充滿了對未來的美好憧憬。我也正是帶著這樣美好的心情遊覽杜甫草堂。

杜甫草堂正門匾額的“草堂”二字為是清代康熙皇帝第十七子果親王愛新覺羅·允禮所書寫。草堂莊嚴靜穆，若不是人來人往，確實是讀書的好地方。紅牆環繞，綠竹蔽天，一片靜謐。走進草堂，兒時的讀書聲又響在耳邊，“好雨知

時節，當春乃發生。隨風潛入夜，潤物細無聲。”沒有這一片靜謐，這細雨何能絲絲潛入夜呢？

在“少陵草堂”前，我試圖找到當年老先生留下的什麼痕跡，尤其是老先生此時的作品《茅屋為秋風所破歌》，這首詩就寫在我眼前的這間茅屋裡。在這首很有畫面感的詩裡，老先生把民間最卑微的、親身經歷的生活場景活生生的描寫了出來。憂國憂民的老杜，在那個秋風怒號，雨腳如麻的八月，上演了一處感天動地的感人話劇，他在雨中呼天搶地，和頑皮的孩子們爭奪茅草，卻能寫出這樣的千古絕唱來，這樣的老杜，自己衣不蔽體，食不果腹，卻心牽天下百姓，天下寒士的安慰，心想著若有廣廈千萬間，一定要大庇天下寒士。

步入中軸線上的第三重建築的詩史堂，這裡四壁皆是杜甫的詩，真實而生動地展現了“安史之亂”前後唐代社會生活畫卷，反映了唐朝由盛轉衰的歷史。大廳的正中陳列著一尊由北京天安門廣場人民英雄紀念碑的設計者、浮雕的創作者之一的雕塑家劉開渠先生以寫實的手法來刻畫的杜甫塑像，記得位於江蘇省泰州市的梅蘭芳紀念館內的漢白玉梅蘭芳塑像也是出自劉開渠先生之手。

沿著走廊，我欣賞到從古至今眾多書法家、軍事家、大文豪等人摹寫的杜甫詩句作品，這其中有我們所熟悉的葉聖陶、葉劍英、陳毅等大作，字體有草書、隸書、行書等。杜甫的詩歌大都揭露那個時代血淋淋的事實，反映了大唐王朝由盛轉衰的過程。從他的作品《自京赴先縣詠懷五百字》。這首五言詩是杜甫途經驪山時，唐玄宗和楊貴妃正在大玩特玩，殊不知安祿山叛軍已鬧得不可開交。當他回到家時，看到的卻是自己的愛妻懷裡抱著已經餓死的孩子，站在那裡悲傷而淒涼地哭泣。在展廳內，有一座杜甫的愛妻抱著已經死去的孩子的塑像，她眼神裡寫滿憂傷，我久久地站在那裡凝視著那座塑像，仿佛聽到了他的妻子撕心裂肺的哭泣聲，又仿佛看到杜甫見到這一場景後，那種憂傷而悲痛的心情。

少陵碑亭是杜甫草堂代表性的建築之一，它是一座以茅草作頂的亭子，內樹有一石碑，鐫刻“少陵草堂”四個大字，是果親王允禮所書。雍正十二年（1734年）果親王送達賴喇嘛進藏，經過成都，特拜謁草堂，留下此手跡。

在草堂東北區域，是唐代遺址陳列館，館內陳列著在草堂內發掘出的唐代生活遺址和唐代文物，它豐富了杜甫草堂的歷史文化內涵，印證了杜甫當年對居住環境及生活情景的描寫，澄清了古今草堂寺位置之爭，增加杜甫草堂的歷史厚重

感。

現在的草堂，也算是廣廈有幾間了，除了在一個角落裡還能看到草堂原來的些許影子外，其它地方都是面貌日益新，亭臺樓閣，溪水清流，殿閣回廊，加上遊人如織，當年的老杜何曾想到今日的盛景。他的“安得廣廈千萬間，大庇天下寒士俱歡顏”的夢想早已實現，現在的熱鬧和他當年的顛沛流離何嘗不是鮮明的對比啊！

站在竹梅成林，溪水環繞的草堂前，凝睇杜老先生的茅屋，自然想到了先生同命相連的好友李白。安史之亂後，杜甫投奔老友到了成都西郊的浣花溪，而從李白的詩句“我寄愁心與明月，隨君直到夜郎西。”可以得知，他被流放夜郎（今雲貴一帶），中途得赦，老年定居安徽當塗採石的鎖溪河。

杜甫“吾意獨憐才”，他思念著“江南瘴癘地，逐客無消息”的李白，住在破茅屋裡還常常“故人入我夢”，“明我長相憶”。而且，還是不止一次的夢見故友，“三夜頻夢君，情親見君意”。這兩個同時期的“詩聖”和“詩仙”，在安史之亂後一別再也沒相逢。他們的友誼真可謂是文壇上的一段千古佳話啊！
（完）

作者初稿寫于二〇〇九年九月二十六日，修改於二〇二〇年十二月四日晚

【作者簡介】

王冬，筆名夢晨，八〇後回滬知青子女，中國金融作家協會會員，青年作家網簽約作家，上海蘇河灣讀書會會員。目前在上海浦東陸家嘴金融城某外資金融機構從事財務工作，中國總會計師協會管理會計分會會員，英國國際專業會計師公會會員，澳大利亞公共會計師協會會員，工作閒暇愛好寫作、攝影，部分作品曾被國內外媒體發表過。《世博夢 金融圓》曾榮獲“交通銀行杯—我的精彩世博有獎徵文活動”三等獎。首部散文集《人在旅遊》（英文書名：Everywhere New is on）將於2021年下半年出版。